

ZhangAiLing yu HuLanCheng

◆ 王一心 著

张爱玲 与胡兰成

张爱玲与胡兰成

王一心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北方文艺出版社

张爱玲 与胡兰成

王一心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爱玲与胡兰成 / 王一心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1. 9

ISBN 7-5317-1416-7

I. 张… II. 王…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6998 号

张爱玲与胡兰成

Zhang'ailing Yu Hulancheng

作 者 / 王一心

插 图 / 戴 劲

责任编辑 / 徐秀梅

封面设计 / 安 璐 张 骏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省教委印刷厂

开 本 / 850×1168 1/32

印 张 / 9.5

插 页 / 2

字 数 / 210 千

版 次 /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1 0000

定 价 / 15.00 元

书 号 / ISBN 7-5317-1416-7/I·1283



目 录

第一章 风情月意

惊文	3
文祸	13
一见欢洽	24
倾诉私房	37
歧途	48
逆意	56
酥手相援	68
谋士	77

目

录

第二章 风娇日暖

一问便招	95
天才起步	103
单亲	115
笼里笼外	124
惹怜	134
细表身世	140



第三章 风鬟雨鬓

动情	161
一纸婚书	172
爱有厚薄	183
另有心思	188
大难来时	201
第四者	212
老戏	223
一纸决裂	234

第四章 风清云淡

分道扬镳	245
异国春情	255
步后尘	265
晴天白雨	270
美人计	284
只求同寿	294

后记	302
----------	-----

胡兰成

第一章

風情月意





惊 文

“笃笃笃。”

1944年2月4日，农历正月十一，立春的前一天，大寒天气。上海静安寺路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门前，一个头戴礼帽、身着黑色呢大衣的男子正在叩门。

门未洞开，却开了门洞，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您找谁？”

“我特来拜访张爱玲小姐。”

那男子答道，嘴里呼出团团白气，口音是绍兴官话。

“对不起，张小姐不见人。”

“是苏青女士介绍我来的。”

“您有名片吗？”

“我没带在身上，写给你吧。”

男子说着，在身上摸出笔和纸，写好了递进去。

“我会转交张小姐，您请回吧。”

男子没有立即答应，显得有些失望，却也不再努力，一边用手捏住帽沿，将礼帽微微抬起，这才道：“请代向张小姐致意。”说罢便往电梯口走去。

“姑姑，是谁？”

张茂渊转身将纸条递给张爱玲，眼里满是诧异，嘴里迟疑道：“胡兰成？”

张爱玲听到“胡兰成”三个字原也吃惊，及至看到他亲笔写的字，方才相信这是真的了，而且对那字有了好感。她与胡兰成虽未谋面，却也不算太陌生。他们同是《天地》杂志的作



者,先已有了一份类于同乡同窗般的亲近。后来却听《天地》的老板主编苏青说不知他得罪了什么人,被特工秘密关押,生死未卜,这才不觉对他的命运有了更多的关心。又听苏青满口夸他,说他才华十分了得,阔论国家大事,一支笔横绝天下,做过《中华日报》的主笔,曾是汪精卫的文胆,如同陈布雷之于蒋介石,曾任宣传部次长、法制局局长,总是才子气太重,于做官不宜,结果官也丢了,现在更下了狱,看来此番凶多吉少。后来苏青还邀她一同到周佛海家去了一趟,请他设法向汪精卫求情。周佛海说他愿意尽力,只是胡兰成这回闯的祸不小,汪先生十分震怒,旁人恐怕很难置喙云云。如此悬念,使张爱玲第一次为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起了担心,却不料他忽然化险为夷,平安归来,而且方出囹圄即亲自登门,张爱玲心中不由地生出感激来。

胡兰成回身下楼,一边自言自语道:“没想到苏青说的竟是真话。”

苏青原名叫冯和仪,浙江鄞县人。鄞县与胡兰成的老家嵊县相距约八十里,出了省,两人便可算是同乡。冯和仪以笔名“苏青”写作,当时在上海名气已不小。她因写了篇散文《论离婚》,十分精彩,诸如“……性的诱惑力也要遮遮掩掩才得浓厚。美人睡在红绡帐里,只露玉臂半条,青丝一绺是动人的,若叫太太裸体站在五百支光的电灯下看半个钟头,一夜春梦便做不成了。总之夫妇相知愈深,爱情愈淡……夫妇之间顶要紧的还是相瞞相骗,相异相殊,我不使你看到早晨眼屎,你不让我嗅着晚上脚臭,始有美感;我不懂你文章多好,你不知我刺绣多巧,便存敬意……”等等,为陈公博所激赏,遂做了伪上海市府的专员。她因家庭生活不幸,做了娜拉,遂以亲身经历为蓝本,创作了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出版后,世



人争阅，一时洛阳纸贵。她又得幽默大师林语堂真传，在散文《谈女人》中将《礼记·礼运》中的一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点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大哗天下，成为惊世名句。

日伪统治下的上海文化界，百花凋零，虽然刊物不少，但大多不上档次，真正能写一点的作者人数有限，圈子便小，自然容易相熟。胡兰成不但笔健，更是政府文化官员，在文在政，在公在私，与作者们多有交往。他在一个名叫《人间》的纯文艺月刊上发过稿子，与苏青认识，便是由其主编吴易生介绍的。

后来苏青在陈公博及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等人的支持下创办了一个综合性杂志《天地》月刊，创刊号出来后，寄送了一本给胡兰成，自然也向他约稿。

苏青好与人拗，除了性格的原因外，也与他受林语堂提倡的幽默小品文影响有关，林氏小品常常化庄为谐，故意妄言，苏青在创刊号便也写了一篇说反话的散文，题目叫《论言语不通》。常理下，言语不通自是坏事，可她偏偏说出它的好来甚至妙来：“第一，言语不通就不会得罪人……一方面是因为你自己说不通就不爱多说，不多说便不会多错；他方面是即使你说错了人家也听不懂……第二，言语不通，照样也可以达意。在电影盛行默片时代，张张嘴，眨眨眼睛，诸般动作，都可以代替言语……第三，若是言语不通的两个人发生恋爱起来，倒应当可以说是‘情之正宗’。因为我对于恋爱的见解，总以为是‘心心相印’、‘脉脉含情’来得深切而且动人，否则若只一味讲究‘谈’情‘说’爱，用嘴的动作来代替眼的表情，实在索然无味……”

胡兰成拿到杂志，首先觉得苏青的一篇发刊辞写得爽利，



继而读到《论言语不通》又忍俊不禁，于是就写了篇《“言语不通”之故》给苏青，内容系有感于苏文而发，由苏文说开去，笔法却不如苏文灵逸舒畅，毕竟他的主业是政论时评。

月后《天地》第二期寄到，除了刊出他的文章外，还有一篇署名张爱玲的小说《封锁》：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蟾，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蟾，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胡兰成才看了这开头的两小节，便不觉把身子坐直了，小说语言的极端精致惊动了他。而后他细细地将这篇八九千字的小说读了一遍又一遍，见了画家朋友胡金人叫他也看，犹嫌不满足，喜文而爱作者，好像歌迷爱歌星，写了信去问苏青，张爱玲是何人？总是苏青不大情愿告诉，故而用了一句废话来答他：“是女子。”

胡兰成对于纯文艺的东西本没有太大兴趣，可是现在因人取文，于是找了张爱玲发表的其他作品来读，有《紫罗兰》杂志上的《沉香屑》，《万象》上连载的《心经》，《杂志》上的《茉莉香片》、《倾城之恋》，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及影评，有些作品还附了张爱玲手绘的插图。胡兰成这一读，立刻惊呆了。



《天地》第三期出版时，胡兰成已成了笼中鸟，待他重获自由，便第三期第四期同看，两期上面各有一篇张爱玲的散文，第四期上更有一张她的照片。胡兰成仔细端详着，啧啧道：“哦，原来长的是这样。”

她有一张属于北方人的大面庞，眼睛本不小，但嵌在这样宽广面积的脸上，便也不显得大了；两条眉毛与两只眼睛一样，都分得很开；鼻梁很长，人中很长，下巴也长，额头高阔；总之五官在脸上安置得相当疏朗，因此人也就显得很大气，加上鼻子的轮廓不很分明，更使人带了几分憨厚。

照片上的张爱玲面带微笑，因此使颧骨微微上耸，嘴角也有了点意思，嘴唇并未拉平，鼻尖反而撮起来了，仿佛是嘀咕了一句什么，也许是在佯嗔逗她笑的同伴或劝她笑的摄影师。黑眸没有直视镜头，但也没有侧目到女子通常表现风情的角度。眼睛的肌肉是放松的，所以里面既无锐利的光，也无睿智的芒。

但胡兰成还是觉得称心：这“张爱玲”既不是某个男作者冒用女人的笔名，也不是个鹤发鸡皮的中老妇女，而真只是个模样端正的年轻女子，于是喜不自胜。见猎心喜的喜，物喜同类的喜。

一个人在经历了巨大苦难与锥心悲痛，或是体验了极度危险与生死绝望之后，往往会获得一种无所顾虑的勇气，这是因为当他重新面对寻常生活时，两相比较，于是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了，变得不在话下了；又因为他由那些噩梦般的经历，洞悉了人生的某种真相，恍然发现生命的脆弱，于是知道什么对自己才是最紧迫与最重要的。胡兰成从来就不是一个只知循规蹈矩并且甘愿循规蹈矩的人，而由这次拘禁，更加对社会准则持怀疑态度并且藐视人们头脑中的观念，于是他在重获



自由之后，单单为了心里的一个愿望，便不避唐突冒失，不惜降尊纡贵，去做一件在世俗的眼光里不过是才子风流的事情。

说起胡兰成这次入狱，实为因文惹祸。还是太平洋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汪精卫因想提高他的政府的地位，极力要求随日本对英美宣战，可是日本人有自己的算盘，死活不肯。后当日军进攻中途岛被打得大败、在爪达尔卡纳岛被美军全歼，甚至在中国战场也遭遇沉重打击的情况下，便改变主意，要汪伪政府参战了。召汪精卫到日本去商量。那时胡兰成还在法制局局长的任上，他在汪精卫行前给他写了封信，说太平洋战争的形势已经出现逆转，日本必对中国让步，与东条英机首相交涉时要开足价钱。汪精卫没有回答他。这次日本果然为了表示“亲善”，同意交回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并修改日华基本条约，希望月内开始参战。

汪精卫从日本回来，心情很好，便召见了胡兰成，当面夸奖其信中见解很好。胡兰成却又乘机进言，说不宜对英美宣战。这话当然刺耳，汪精卫马上就不乐，那日会见遂又不欢而散。此后汪精卫就再也没有单独召见过胡兰成。不久法制局也就撤了。

本来胡兰成做了全国经济委员尽可安享清福，可是他却不是个乐闲的人，不免感到失落。汪精卫虽不见他，可是陈璧君还愿见他。有次胡兰成便对她叹道：“和平运动初起时我位居第五、六，现在名落孙山之外又之外了。”陈璧君接口道：“因为你时时要造反。”又说汪精卫近来常对秘书室发脾气，你不如就仍给汪精卫当机要秘书。胡兰成却不想去。后来陈璧君又建议胡兰成随她到广东去，做她的代表。胡兰成想想还是没听从。

却又在胡兰成之后做了宣传部次长的郭秀峰有天来看



他,对他道:“汪先生还是关心你的,林部长要我来商量,请你给中央导报写文章,五千元一篇。”胡兰成便写了篇去,却未被通过,自然还是思想上的分歧。胡兰成知道他与汪伪政府是愈发说不到一块了,于是与孔君佐办了个《大公周报》,对时事人物指指点点,言人所不敢言,惹得林柏生很不高兴。

李士群死后两月的一个周末的傍晚,郭秀峰来找胡兰成,说日本大使馆近来每周六都开恳谈会,叫他转告希望胡兰成参加。胡兰成便随郭秀峰去了。

那天开会地点是在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清水董三家里,到会的除了罗君强、林柏生外,还有粮食部长顾宝衡及驻满洲国大使陈济成;日本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清水,一个是新从华北调来的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负责文化事务的书记官池田笃纪。

众人坐了一桌,边吃边谈。清水问道:“日本宪兵检查城门口及火车站的现状,中国人民谅解么?”陈济成道:“中日既亲善一体,当然谅解。”胡兰成道:“我说不谅解。譬如中国宪兵检查东京大阪的交通站,日本人至少清水先生就不喜。”清水叹道:“总之当初两国不该打起来。”说到抗战之初,罗君强便道:“蒋介石政府撤退南京时非常仓促,日军没有急迫是个大错,不然的话,不但武汉即刻陷落,重庆也未必能守,日本早已一举结束战争了。”胡兰成闻言怒道:“历史一笔为定,但不像你说的轻佻,中国不亡自有天意,岂在一战略的得失?”此言一出,一时大家都不作声了。

饭后众人到了客厅里,郭秀峰说了一句“希望日本解除对中央通讯社的管制”,池田斥道:“这种事原没有约束规定,但是日本要这样做就这样做了,你却只会得求情,枉为你是国民政府的长官!”



这话说得重。郭秀峰的脸上腾起彤云来，却不能回嘴。胡兰成在一边想，这日本人倒还知道尊重中国。却看他如此教训郭秀峰，又觉得他太目中无人，便也成心要叫他吃点教训。正好顾宝衡问日本战时粮食能否自给，池田肯定道：“完全自给，不靠外米。”胡兰成便道：“我最近看了一篇日本的散文，是宣传克苦奉公的，写一个教授病倒了，亲戚送来五升米，女儿不肯吃，专要留给父亲。教授吃了叹道，今天我才知日本米的味道好。可见日本国内已不易吃到日本米。”说到这里，胡兰成更对池田正色道：“中日战争于今六年，不应再如此说话不诚实。”这回轮到池田脸红了。散会时，他走到胡兰成跟前，递给他一张名片。过后两人便开始了交往。

胡兰成身子闲了，脑子却不肯闲。他不是个不讲名分的人，做不到以汪政府堂堂正正代替蒋政府而不心虚，却又不愿将汪政府视作伪政权，否则他们这班人将何以自处？于是别出心裁，比那《红楼梦》里金陵十二钗，将蒋汪二府也分作正册副册。

巧的是，一切都与金陵这地方有关。近百年前，也刚有人在金陵设了都府，相对于满清王朝，也如同一个“副册”，那便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

胡兰成喜言民间起兵，太平天国即是民间起兵；他也曾将李士群、周佛海、陈公博比做太平天国里的东王西王北王，而他自己，则有比做忠王李秀成的意思。李秀成对天王忠而见疑，才大而受限，抱负难得施展，进谏不被采纳等等，胡兰成都觉得与己相似。再看那李秀成于被囚之后，英雄末路，写下万言自述，忧国愤世，悲天悯人，直抒胸臆，痛陈天国十大失误，感动世人，成为遗世名篇，不禁想，汪政府恐也如太平天国不得久长，来日自己不知将设身何处，何不也留那么一篇文字在



世上！于是闭门挥笔，三日方成，凡一万一千字。这篇文章现恐已不存，据作者自称内容为“历叙和平运动事与愿违，结论日本帝国主义必败，而南京政府亦覆没，要挽救除非日本昭和维新，断然从中国撤兵。而中国则召开国民会议，如孙先生当年。”

子曰：“人不识，而不愠”，又云：“不患人之不己知”，那是正因为有太多的人为人不识而愠、惟患人之不己知，孔夫子才这么苦口安慰、谆谆教导的；李宗盛歌中也有：“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不肯孤单者，独英雄好汉乎？其实尤以文人为甚。没有揣着一肚子话却不愿说给旁人听的文人，也鲜见藏着一脑瓜思想而不愿流露以博人赏识的文人，精满则溢，世事皆然，岂独胡兰成者除外？虽然他自称写此文不是为了发表的，但也绝非为了自娱自醉，其初衷实亦包含了见解情怀为世人知的愿望，如同郁达夫天天记日记时未必想定是供发表的，可是后来却一本接一本出版得不亦乐乎一样，不然胡兰成就不会有客来访也不将摊在案上的稿子收起，而当池田请求拜读时也不加以坚拒了。

池田将稿子带回家，一夜之间译成日文，送给日本大使谷正之阅看，谷正之又转到东京外务省，据说连近卫文麿、石原莞尔等要员也都看了，更在侵华日军的佐官中广为传阅。池田到胡兰成家来，兴奋地将这消息告诉他，又道：“今天谷大使把你的这篇文章给汪先生过目了。”

胡兰成一听，暗叫不妙，却也没有责怪池田多事的意思。他又想到上海去避避风头，却也总归延宕下来了。四五天过去，太平无事，但胡兰成心里总忐忑不安，暗中寻思对付的办法。那天傍晚，他与池田散步，经过林柏生公馆门前时，池田道：“这样巍巍的威严其实可笑，我们日本的大臣家里都非常



简单的。”胡兰成却道：“你也不要小看，南京政府要逮捕我，还是有这个力量的。”他是借机拿话埋伏笔，可是可能是他接口得太突兀，池田不解其意而未作声。胡兰成怕他不懂，待两人走到池田住处附近分手时，便又道：“这一段时期里我要每天来看你，我若去上海，必通知你，我若有一天不来看你，你就要来看我。”池田可能仍未深悉其意，只说了一个“好”字。

不久后的一日，林柏生通知胡兰成下午三时到他家。胡兰成预感不妙，自然也不能肯定会出事，便一边换衣一边对应娉娉道：“我是去林柏生家里，若至晚不回来，你就去通知池田先生。”

应娉娉是胡兰成的如夫人，年方二十有二，原是上海百乐门的红舞女，胡兰成先是在上海一个大酒店里包房给她住，后来在上海给他管家的侄女青芸奇怪他每月拿回的家用钱忽然大幅减少，跟踪到酒店，这才发现了秘密，叫他将应娉娉带回大西路美丽园，那全慧文也必是极好说话的人。胡兰成在南京，原住在鼓楼三条巷一号，后将公馆迁至丹凤街石婆婆巷二十号，他将妻子留在上海，而将应娉娉带到南京，应娉娉不生，他与全慧文则已有了三个孩子，他就将其中的一两个常放在南京，俨然又一个正式家庭。

胡兰成到了林柏生家里，却不见主人，十分钟后，进来了一个彪形大汉，将胡兰成请上一辆汽车，开到了上海路十二号——苏成德“政治工作局”的看守所，关押了起来。

苏成德原来是李士群手下的特工干将，后来与李反目，林柏生当时正想削弱李士群的特工力量，便将苏成德拉拢过来，成立了个“东方通讯社”，表面上是一个新闻机构，实为特工组织，让苏任社长。苏成德随后更成立了“政治工作局”，内设情报、组织、训练、侦查、行动各股，成为机构齐全的林记特工机